

加拿大汉学界苏轼研究综述

王佳莉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本论文系统地论述了加拿大汉学界对苏轼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领域及其主要学术成果。尽管加拿大在苏轼研究领域起步较晚,但以叶嘉莹先生为首的学者,包括方秀洁、林理彰及居里·薇里格的研究已在推动该领域的学术进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叶嘉莹深入探讨了苏轼作品的传承与创新,方秀洁分析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风格,林理彰教授与居里·薇里格则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研究了苏轼的哲学思想。这些研究成果既与西方主流汉学界的研究视角有相似之处,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考框架,拓展了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维度和深度。

关键词: 加拿大汉学界; 苏轼研究; 综述

DOI: 10.64216/3080-1494.25.12.053

引言

苏轼作为宋代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及其个人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 20 世纪后 30 年中西方学界研究最多的中国古代文人之一。其中,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和海外传播始于 19 世纪的英国,并于 20 世纪 20 年代传入美国。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逐渐转向美国,美国的汉学研究自此突飞猛进。

除了英美两国,苏轼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延伸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尽管加拿大的苏轼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有限,但在华裔学者叶嘉莹等专家的推动下,加拿大在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领域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梳理和总结加拿大汉学界对苏轼的研究,不仅是对苏轼研究的一次有益补充,更是西方汉学界整体苏轼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了解加拿大汉学界对苏轼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在异质文化中的传播与理解,也为国内苏轼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研究的多样性。在当今时代,关注异质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具时代意义。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们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倾听和思索,需要文化的自我关照和他者的反观,需要平等的,充满活力的对话,在交流中彼此促进,寻求主体间的和谐发展”。这就意味着,只有真正懂得倾听他者的声音,才能展开有效的对话与交流,实现彼此的认同与

包容,最终走向平等、和谐与发展,从而切实推进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最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加拿大汉学界对苏轼诗词的研究

1.1 《论苏轼词》

叶嘉莹先生撰写的《论苏轼词》(On the Song Lyrics of Su Shih)是她与美国学者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合著的英文著作《中国诗词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收录的 17 篇文章中的第 7 篇。

叶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到两位对苏轼词作风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欧阳修和柳永。叶先生写道欧阳修的词作以旷达的风格著称,以此驱散挫折的苦楚。苏轼在他被贬黄州后所写的几首词作均有欧阳修的影子。欧阳修和苏轼都深受儒家“不管任何情况下都不失自控力”的思想影响。他们在面对个人挫折时,不会陷入抑郁,反而在词作中展现出自由、轻松的基调。她认为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显而易见。例如,苏轼在《西江月·平山堂》中描写的平山堂,正是欧阳修所修建的;苏轼的《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选用了欧阳修《西湖》中的相似押韵方式,其中“佳人犹唱醉翁词”更是对欧阳修《木兰花令·西湖北烟波阔》的致敬。当然,她同时也意识到,尽管苏轼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但他仍然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叶先生对于柳永对苏轼的影响毫不讳言,指出柳永是苏轼最常提及的词人。无论是在作品中还是与同时代人物的谈话中,苏轼经常将自己的词作与柳永的作品进

行比较,并自我评价道:“虽无柳七郎风味,但亦自成一家”。叶先生认为,苏轼之所以频繁提及柳永,恰恰显示出柳永对苏轼的深刻影响。尽管总体看来,苏轼对柳永的词作抱有轻视之心,但他有时也会给予适度的赞赏。例如,在谈及柳永的《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时,苏轼表示这首词堪比唐代最优秀的诗篇。叶先生评述苏轼对柳永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鄙视柳永以情爱为主题的词作,另一方面,却不吝赞美柳永在意象和全景描写上的独到之处。柳永对苏轼第一首长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影响尤为明显,尤其是在这首词的第一节,其音调与结构都与柳永在词中对风景的描写有诸多相似之处。

除了上述提及的作品外,叶嘉莹先生在文中还翻译并评析了多首苏轼的词作。总体而言,叶先生认为苏轼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对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打破了传统的词作规范,丰富并完善了词的风格。她在评价苏轼对词的创新时,认为需区分那些广为所接受的词作与未被广泛认可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融合了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向往与在世俗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渴望,展现了苏轼的个性与思想深度,反映了他所受的教育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因而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1.2 《词的代言与面具》

方秀洁教授在1990年发表于《哈佛东亚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论文《词的代言与面具》(Persona and Mask in the Song Lyric (Ci))一文中,对温庭筠、苏轼、朱敦儒、张志和及辛弃疾等中晚唐和宋代多位词人的作品进行了翻译和评析。她特别选择了苏轼的《定风波·感旧》进行翻译和详细分析,探讨了苏轼“以诗为词”的独特风格,并将其与同时代的词人柳永进行比较,分析了两人在艺术表现和主题上的异同。这篇论文不仅加深了对苏轼词作的理解,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苏轼词作的独特魅力与文学价值。

方教授指出苏轼作为卓越的词人,被同时代作家认为“以诗为词”,即将诗歌的主题与内容融入词作中。他的词不仅在语言和主题上承袭了诗的特点,还突破了当时词的传统风格。她提到南宋(实则为跨北宋南宋间)的胡寅也赞扬苏轼的词作,认为其净化了华丽的风格,摒弃了感性的浪漫主义。因此可看出,方教授一方面赞同苏轼对于宋词的革新,同时,也并没有忽视其在

词的创作中对以柳永为代表的传统宋词的承袭。她以《定风波·感旧》为例,写道:“这首词完全遵循了旧词的风格。该词以一个被浪荡情人抛弃的女子为背景,借助她充满怨恨的歌声来表达内心的痛苦。这种风格更接近柳永的作品。”同时,她认为如果那些曾批评柳永的人发现苏轼的词中也有类似“粗俗”的歌词,或许会感到震惊,但这并不会削弱他们对苏轼的崇敬。方教授总结道,词中对女性角色的描写代言了词体文学中的常见主题,但这些描写同时揭示了词体中的面具,即易于掩饰的“角色转换”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也偶有出现在苏轼的词作中。

2 加拿大汉学界对苏轼思想的研究

2.1 《中国诗歌批评的顿悟与渐悟》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理彰教授(Richard John Lynn)所著的《中国诗歌批评的顿悟与渐悟》(Sudden and Gradual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收录于198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顿悟与渐悟:中国思想的开悟方式》(In 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林理彰教授在古代中国诗歌与诗学、士人文化、知识史和视觉艺术等领域颇有建树,发表了超过100篇研究论文和书评。林教授在本文中指出自宋代以来,顿悟和渐悟的概念在诗歌批评中逐渐普及,但始终伴随着反对的声音。顿悟与渐悟讨论揭示了禅宗与诗歌之间的基本假设,对中国文学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顿悟(Sudden)通常指的是通过一次突然的、深刻的体验或启示,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在文档中,顿悟被比喻为“一跃而入”,意味着在长期的准备和学习之后,诗人或修行者突然之间达到了对诗歌或禅宗真理的深刻洞察。而渐悟(Gradual)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通过持续的学习、实践和积累,逐渐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在文档中,渐悟被比喻为“逐步积累”,意味着诗人或修行者通过长期的、系统的训练和学习,逐步提高自己的技艺和理解力。在诗歌创作中,顿悟与渐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与自然的追求,例如,苏轼和黄庭坚强调了顿悟的重要性,但同为苏门六学士的陈师道则更倾向于渐悟;在诗歌批评领域,顿悟与渐悟体现了批评家对创作与批评的不同态度,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等以此来阐述顿悟与渐悟的过程。

林教授认为苏轼在其词作《送参寥师》中展现了对

诗歌创作的独到见解。苏轼认为优秀的诗作应如玉屑，语句清晰而深刻；诗人创作时需具备空静的心态，以便明察万象，容纳丰富的境界。他主张诗歌与禅法实则相妨，且两者的最高境界在于淡泊与至味。林理彰教授对此词的评析表明，苏轼提倡培养禅宗意识，强调以空无和静寂为特征，这些是诗歌成功的重要前提。苏轼反对韩愈的观点，认为伟大的艺术不应仅由与生活变迁密切相关的人创作，并最终宣称诗歌与佛教法门是解决人类存在和自我实现问题的互补方式。

2.2 《弥合鸿沟：文学、道与苏轼思想中的主观解读》

该文由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居里·薇里格教授于 2014 年发表在《人文科学》期刊。Virág 教授专注于古代中国及跨传统的伦理学、认识论、道德心理学和哲学人类学研究。她通过研读苏轼的多篇作品，包括《日喻》、《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文说》及《望庐山瀑布》，发现苏轼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传递道的工具，更是个人与“道”相遇的途径。苏轼强调通过个人体验理解“道”，认为其源于具体的个人经历。

Virág 在讨论苏轼的散文《日喻》时，强调了盲人对太阳的理解是如何反映“道”的深刻概念的。她指出，苏轼引用《道德经》开篇提到的“语言不足以表达道”，意在强调语言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个人的体验来探讨世界的本质。在《日喻》中，盲人无法直接感知太阳的光辉，却通过触觉和联想，得以对其存在有所理解。这一比喻生动地表明，真正的领悟往往超越了直接的感官体验，更多依赖于个人的内在体验和反思。在分析苏轼的诗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时，Virág 指出，尽管表面上看似描绘自然风景，但实际上却深刻记录了苏轼在经历中的紧迫感与思考。这首诗展现了苏轼对自然景象的细致观察，同时流露出他内心的挣扎与反思，表现出他自我意识的复杂性。通过写作，苏轼不仅在传达外在世界的美，更在探索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在对《文说》的评析中，Virág 认为苏轼的文字不仅是创作的结果，更是一座桥梁，将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现实连接起来。正如苏轼所言，他的写作过程

是自发的，意味着他对创作的态度是开放和自由的。这种自发性使得苏轼能够在写作中与世界产生真实的互动，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总体来说，Virág 认为苏轼的文学创作深刻反映了他对世界的洞察，运用视觉语言展现多重视角。这些作品也体现了苏轼的哲学主张，即通过文学及其他实践实现与道的统一，强调个人在自我与世界相遇中的实践价值。

3 结论

由此可见，加拿大汉学界对苏轼的研究，尽管相较于英美两国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但在以华裔学者叶嘉莹先生为代表的主要学者的努力下，已经成为整个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 [1]James Robert Hightower & Florence Chia-ying Yeh, On the Song lyrics of Su Shih,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 290 (1998).
- [2]Richard John Lynn, Sudden and Gradual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 In 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 384-386 (1987).
- [3]Grace S. Fong, Persona and Mask in the Song Lyric (C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0:2, p. 464-464 (1990).
- [4]Curie Virág, Bridging the Divide: Literature, Dao and the Case for Subjective Access in the Thought of Su Shi, Humanities, Vol 3, p. 569-581 (2014).
- [5]顾伟列.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2011 年: 4.

课题: SC23WY030 苏轼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